

工农兵文艺创作丛书

上海的浪花

本 社 編

SHANGHAI GJGJGJGHAI DE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編者的話

目前群众文藝創作运动正在蓬勃开展，僅上海一地群众文藝創作已达兩百多万篇。这些作品对当前社会主义建設的飛躍發展，充滿了无限热情和自豪。文藝是为政治、为生產服务的，这些作品都具有这种鮮明特点，成为推动生產和政治运动的有力武器。群众文藝运动的广泛开展，表明社会主义文藝的真正开始。为了坚决地貫徹工農兵文藝方向，使文藝更好地为政治和生產服务，为了鼓励工農兵群众創作，我們計劃出版一套“工農兵文艺創作叢書”。

“工農兵文艺創作叢書”包括小說、詩歌、散文、特寫、剧本等形式，选編或單獨出版。希望能够寫作的工人、農民和战士同志踴躍寫稿。

由于我們水平和能力所限，希望各單位文学創作小組及有关單位大力支持和协助，希能把質量較好的作品推荐給我們，以便編选出版。

目 次

編者的話

朱副主席在上海机床厂	刘先煌	1
上海的浪花	張 英	5
四十五分鐘和兩年	胡万春	15
1 + 1 = 10	沈新炎	21
跟班第一夜	曹顯江	23
夫妻	南 人	25
現場表演会	李文彰	27
三兄弟协作搞革新	錢 中	30
一只小螺絲	裔式娟	33
金飯碗	張 明	34
淘金	吳介人	37
阿章师傅	王瑞德	39
倉庫管理工	俞志輝	45
附 錄:		
不尋常的“浪花”	林 青	51
請描寫“現在”	王道乾	53
椅子	閻一忠	56
誰是那“百分之十”?	夏 紅	58
再縮短一分鐘	潘洪玉	59
一湖春水起高潮	高昌瑞	62

朱副主席在上海机床厂

上海机床厂 刘先耀

1958年4月14日的上海，是个万里无云、春光明媚的好日子。

下午三点十分，兩輛普通的小汽車駛過上海机床厂寬敞的中央大道，在老工人休息室門前停了下來。

“噢！朱副主席，朱副主席！”离开汽車只有几步远，正在工厂里進行义务劳动的十多名金陵中学的学生，迟疑了一下，立刻象小燕子那样，喜欢得蹦跳叫嚷起來。象春雷震动大地一样，喜讯馬上傳遍各个角落，工厂里沸騰起來了。

是啊！那穿着半新旧黑呢制服、精神健旺、臉上黑里透紅的慈祥老人，不就是毛主席的親密战友、中國革命的老忠臣朱德副主席嗎？

朱副主席一下車，就微笑地和迎接他的厂長、党委書記握手，人們用掌声和欢呼声，把朱副主席迎進了老工人休息室。

在老工人休息室里，朱副主席微笑地向早已等在那里的二十多个工人、技術人員、管理人員招呼着。象过年过节合家欢叙談心那样，親切地圍坐在一起。正在厂里帮助工作的苏联專家阿勃罗西莫夫和拉鮑脫基娜，也匆匆趕來了。

朱副主席剛坐定，艾厂長就湊上去汇报了工厂几年來的發展变化情况。听到工厂的飛躍成長和成就，朱副主席露出了滿意

的笑容。

艾厂长接着说：“去年我们对多快好省的方针体会不够，任务不足。可是今年不同了，我们今年要试制的新产品，比解放八年多来试制的总数还要多。”

“很好，国家很需要你们这样做。”朱副主席赞许地说。艾厂长拿出本厂产品照片来，指着一张齿轮磨床的照片，对朱副主席说：“我们已经开始掌握尖端技术。”说着，又介绍起紧挨在朱副主席右边的两位苏联专家说：“这种磨床是在两位专家帮助下试制成功的，它的精密度已经超过了英国的产品。”

“噢！”朱副主席欠了欠身，兴奋地朝着苏联专家说：“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。”

艾厂长在这时候，把一叠产品的照片送给了朱副主席，朱副主席笑着说：“好，拿回去给你们宣传，给你们展览。”

朱副主席喝了口茶，接着又象和睦家庭中的长辈一样，用目光向大家瞧了瞧，亲切地教导说：“有了成绩可不能骄傲呀！上海的任务很重大，上海的同志还要好好努力。”参加座谈的同志都自然地点点头，表示决不辜负他老人家的期望。

“我们有六亿人口，六亿人口的干劲可以战胜一切。苏联正在赶美国，我们要赶上英国。”停了停，朱副主席又摇撼着有力的手说：“今天我们有苏联帮助，有勤劳勇敢的人民，有丰富的资源，再加上一个鼓足干劲、力争上游、多快好省的建设工程，社会主义一定可以提早实现。”老工人休息室是静悄悄的，只有那洋溢着无限希望和力量的生动的言语在荡漾着。一幅社会主义光辉灿烂的图景，鲜明地展现在人们眼前。人们流露出了幸福的微笑。

话题转到了双反运动，党委张书记指着坐在后面的陆锦衣说：“这位就是在写大字报中写通了思想的工程师。”朱副主席顺

着手勢，向陸錦衣微笑地點點頭，招呼他坐到跟前來，又興沖沖地談開了。

“大字報好哇！”朱副主席心情非常愉快。他等陸錦衣把椅子挪近後，說道，“大字報一寫，腦筋就開朗了，工程師這一寫，思想也就寫通了。整了風，大家都學會了貼大字報。社會主義也就在大字報中表現出來了。大字報一來，新的規矩就出來了，新的規矩就是社會主義。”朱副主席移了移身子，以無限喜悅的神情說：“春天來了，氣象完全一新了，我們的國家正象萬紫千紅的花朵一樣盛開着。我們看了很高興，辦公室裡已經坐不住了。”說到這裡，朱副主席回過頭來微笑地問蘇聯專家道：“看到我們這樣的情況，你們是否也很高興？”兩位蘇聯專家連連地點著頭，回答說：“很高興，很高興。”參加座談會的人們活躍起來了，一年來整風運動帶來的豐收又涌現在人們的心頭了。

“談吧！談吧！大家談吧！象你們寫大字報那樣地隨便談吧！”朱副主席似乎摸到了大家激動的心情，連連地催大家隨便談談。

“我向朱副主席匯報一下成績。”勞動模範、車工朱大仙搶在別人前面說，“我最近在車削鑄鐵零件時，創造了810公尺的全市切削最高紀錄。”“噫！噫！”朱副主席用點頭和微笑表示向他祝賀。

屋裡的空氣熱烈起來了，正當人們互相遲疑推讓的當兒，一個響亮的聲音從後面傳了過來。

“我來談談。”大家不約而同地向後面看去。說話的人是在第一個五年計劃裡、完成了十五年工作量的青年滾齒工李華山。朱副主席向他招手，李華山激動地搓著雙手說：“黨中央提出的15年趕上英國的號召，鼓舞了我。我覺得我也應該創造些奇蹟出來。最近在工程師和老工人幫助下，改進了刀具，使我一個人管理的三台機床，發揮出六台機床的效率。”

“对，对！”朱副主席加重語气說，“师傅和徒弟合作，工程师和工人合作，这就是共产主义風格。大家一合作，事情就好办。”語短意長，人們已經把这些精辟的話牢牢地記住了。

坐在朱副主席身旁的工程师陸錦衣，帶着內疚的心情，喃喃地說：“过去我有一个錯誤思想，認為政治是政治工作人員的事，技術才是我們的正業。因此以前只覺得自己有点空虛，好象少了些什么。現在知道了，原來少的就是政治。政治是統帥，政治是靈魂，沒有政治就沒有一切。現在，工程師們百分之百地表示要做左派。”說到这里，陸錦衣理了理頭髮，振奮地說：“解决了政治与技術的关系以后，我們的干劲就來了，今年我們准备完成的新產品，几乎已經接近原定第二个五年計劃的設計任务了。我們还打算搞世界机床中的‘王牌’——瑞士的馬格磨齒机。为了表示自己的决心，不少同志已經从市区搬到集体宿舍來住了。”

“哈哈！”朱副主席風趣地笑着說，“你們真是做到爱厂如家，以厂为家了。”屋子里發出了一片融洽的欢笑声。朱副主席最后又鼓励說：“要努力把自己鍛煉得又紅又專，把知識把本領拿出來为社会主义服务。”陸錦衣連連地点着头。

还有好多同志沒有發言，大家都急切地想把自己的心里話傾吐給朱副主席听，好听取他老人家的教導。可是時間不允許。朱副主席站起來准备參觀車間了。

老工人休息室門外的通道上，早已圍滿了黑压压的人群。朱副主席一走出來，不息的欢呼声、鼓掌声就象陣陣春雷，此起彼落。圍成屏風般的人群，象鉄鏈一样，把一个車間和一个車間連結了起來。人們潮涌般地把朱副主席从这个車間簇拥到另一个車間。掌声、欢呼声伴随着机器的轟鳴，也从这个車間傳到另一个車間。在車間里，朱副主席看到駕駛着鉄牛般机器的全是那些生气勃勃的青年男女，他高兴地笑了。社会主义有了坚强有力的

接班人，他老人家怎能不高兴呢！看到我們正在使用着自己制造的机床，他老人家又高兴地說：“自己装备自己，很好，很好。”

朱副主席快要离开工厂了，人們圍在汽車旁边，依戀地欢送他老人家上車。“朱副主席再見！”“朱副主席好！”人們揮着手，使勁地叫着。朱副主席也点头微笑，向欢送他的工人同志們告別。汽車緩慢地在人群中移动起來了，可是不少人还追隨在汽車后面，奔跑，欢呼。汽車的影子漸漸消失了，人們还在热烈地談論着这一次幸福的會見。参加座談会的每一个同志，几乎都被大家包圍着。“朱副主席談了些什么？”“他老人家對我們有什么指示？”人們急切地詢問着，用羨慕的眼光注視着他們。那些被大家叫做“幸福的人”的，也暗自立下了努力工作、創造奇迹、向朱副主席汇报成績的心願。果然几天后，奇迹出現了，車工朱大仙再一次創造了1800公尺的全市金屬切削的最高紀錄。

上海 的 浪 花

——大躍進中一天的片斷

上海分局力电机厂 張 英

万人大会群英比干劲 急中生智决心加車速

三月十四日，上海市工联在文化广场召开了全市职工代表会。車床師傅錢阿定和工会主席老汪，抬了四尺高的保証書，神气地闊步迈进会场。在这个象海濤澎湃似的万人会场中，他似乎感到自己比别人要高出一个头。錢師傅心想：“今年厂中过轟轟烈烈的双反运动，电动机生產任务一下子加码到四万

台，比上級公司規定的指標跳躍三級，比去年翻了四翻。這樣倍數增加生產指標，過去是少有或沒有的，這都是短短一禮拜來的奇蹟呀！把這些成績向大會獻禮，篤定可以名列先進，不但在各路英雄之間可以豎豎大拇指，而且和電機行業中的老大哥——上海電機廠也可以較量一下。”可是一開會，錢師傅大吃一驚！在大会上發言的代表和獻禮的單位，大都比自己廠跑得快、跳得高哪！象楊樹浦發電廠，今年要給國家多發三億度電，上繳利潤比去年跳三十多跳；就是連一家二十多人的小廠，今年上繳的利潤也够造九月象他們這樣的廠呀；還有上海電報局發到英國倫敦的電報，從三十幾分鐘縮短到二分四十二秒，而英國發到上海却需要二十八分鐘多；這不得不使倫敦皇家電報公司的報務員也要說“OK，向上海學習”的話了。……這些數以萬計的捷報，使錢師傅有點臉紅了。他看看手里的保證書底稿，再沒有象昨晚寫好時那麼激動了。心呀，就感到自己象在高空中被人推下來，一落千丈。

出了會場，錢師傅和老汪擠過人流，急急走向火車站。等車的人很多，他們只得排在後面。說真的，他們恨不得生出翅膀，立刻飛回廠里，和大家重新增訂指標，趕上先進。錢師傅心里彷彿在燃燒，他把一件棉大衣往肩上一甩，拉了一把身旁的老汪說：

“老汪，我們廠里還保守，我們的腳步還太小，人家十躍百翻，我們幾跳幾翻，這怎麼能算社會主義的英雄好漢？”錢師傅情不自禁地頓了一下腳，彷彿在表示自己的決心。“剛才上影演員張瑞芳同志說得好，我們要有孫悟空大鬧天宮的干劲！”錢師傅說着握緊拳頭狠狠地一揮。

“人家有兩隻手，我們也有兩隻手；別廠能十翻，我們就不能么？不，錢師傅，我看你回廠后要帶個頭，要比孫悟空的神通更廣大，一股勁翻出如來佛的手心——保守，創造個奇蹟出來！不過

……”工会主席老汪说到这里，皱了皱眉头，想说又不说了。錢師傅圓滾滾的眼睛朝他臉上不明白地看了一眼，馬上又惱火地說：

“四万台的困覺指标，我个人现在就立刻报廢，决定重砌爐灶再生火！老汪，你回到厂里去作万人大会傳達报告的准备。我要去把我那匹‘赤兔馬’——車床連加三鞭，不追上先進，誓不罢休！”

“錢師傅，我看你这头老赤兔馬在大躍進中会变拐脚馬的，恐怕連加三鞭还不頂用罢。”

老汪好象故意在激他，又好像真的替他担心。

这可使錢師傅象一只鼓足气的皮球，突然被人拍了一記，不禁猛跳三丈！他气呼呼地說：

“老汪，你剛才还在給我打气，現在怎么激我冷水了？我的車床的确老了些，是厂中开天辟地的第一台，算算也用了十个年头；还有我这人的确也老了，虛歲半百出头了。可是我的革命干劲——”錢師傅說到这里，猛地重重地拍了一記胸脯！这不但使旁边的人吓一跳，而且也使老汪吃一惊。可是錢師傅并不觉得这些，他依然揚起銅鑼似的聲音說：“我的革命干劲是象鼓足風的帆船，就是在逆水中也能破浪前進，也就是說任何困难都能克服！本來嘛，我們今天能做的事，都是过去所不能做到的事。”他迟疑了一会又說，“老汪，回到厂里我立刻同全体組員商量，向全厂擺个擂台，請你看看我錢阿定在大躍進中是赤兔馬还是拐脚馬！”

“錢師傅，我一百二十个希望你是永久的赤兔馬，帶头飛跑，引起万馬奔騰！說拐脚馬，这只不过是我的担心。老实說，照今天万人大会气势來看，我厂指标的确落在八千里之外了。現在我真的要看你的苗头了，究竟……”

“別究竟不究竟了，等你向大家开傳達大会时，看我們車床一組的顏色吧！”錢師傅打斷老汪的話，斬釘截鐵地說。老汪还想

說下去，可是錢師傅却不答理了。在他身前身后候電車的人，都在談躍進，連過路的人也在問寫多少張大字報。錢師傅眼睛眨也不眨地盯住一個地方，似乎在專心靜聽別人談躍進，又好象在思考一個什麼問題。前面一輛電車停下來，等車的人朝前走了，可是錢師傅還不知道；直到老汪推了他一下，後面的人“喂喂”喊了幾聲，他才恍然一驚，用小步跑上去。跳上電車，錢師傅還是沉默着。老汪右手拉牢木杆，左手在袋里摸出一張隔天的解放日報，又打開話匣子，向錢師傅說：

“昨天解放日報上，還報道我廠突破指標年產四萬台電動機的消息呢。”

“這不是新聞是舊聞啦，咱不談！”錢師傅頭也不回，不感興趣地回答一聲，依舊自管自地在想什麼。他雙眼望着車窗外迅速后退的街景，上身隨着微微顫簸的電車在搖晃。這時，馬路上响起一陣嗚嗚的喇叭聲，緊接着一輛紫醬色最新式的翹屁股轎車，在車窗下一閃而過，轉眼把電車拋在後面。“斷命電車開得真慢。”錢師傅目送遠去的小汽車，觸景生情地罵了一聲。

“電車引擎車頭慢呀，這怎么能和小汽車的轉速來比呢？你要快，下去坐汽車去。”旁邊的老汪會意地又半开玩笑地說了一句。那知老汪說者無意，錢師傅卻听了動心。他剛在技術上動了半天腦筋沒有着落，看到窗外掠過的汽車，又听了老汪的話，真是一觸即發，馬上心竅大開；他興奮地对老汪說：“老汪呀，我的大車床如果馬達匹數調大，車頭轉速再加快，產量不也是增長更快嗎？”“上次你不是已經加過車速嗎？你說再快車刀要燒壞了，那麼現在怎麼可以再快呢？”老汪提醒他說。“上次是車刀角度磨不對，這次我決定再試驗。”錢師傅滿有信心地回答着。

“虧得那輛小汽車哪，把你心底里的竅門也拉出來了。現在你回到廠里可要立即行動去試驗呀！”老汪對這個建議心中也大

乐,所以动员錢师傅馬上去搞。

“当然是趁热打鉄罗,我晚上就义务劳动來改装;車头轉速加快后,我的赤兔馬不日行千里、夜行八百,那才有鬼哩!”錢师傅兴奋得做起手势來。那知道前面有人竄馬路,电車猛一煞車,錢师傅双手沒拉杆子,朝前一冲,差点倒下去。这时只听见“喔唷”尖叫一声,原来錢师傅的脚正巧踏在一个女同志的脚尖上。于是他臉孔不禁一紅,連忙向人家打招呼道歉。

电車响着当当的鈴声在奔跑着,錢师傅的思想也在飛馳着……

大摆擂台一步跃五年 挑灯夜战智慧勝孔明

下午放工后,天空昏沉沉的,夜,在六点钟就提早拉开了灰色的幕布。春雨在呼嘯的东北風中,象万枝銀針橫刺大地。全厂职工都圍集在飯廳里沒有走。大家拖着老汪,問万人大会的內容,反复打听別單位的生產“行情”。党支部决定当天傳達职工代表大会精神。

在會議快要开始时,只听见震天惊地的鑼鼓声,在大礼堂外咚咚嘭嘭熱鬧地敲進來。大家还当那里又來了报喜隊,向厂中年產四万台祝賀。那知回头一看,不禁大为惊奇!原来領头的是錢阿定师傅。只見他手上拿着一張大紅榜,烏亮的字,墨汁還沒干,顯然剛剛才寫好。標題是“天下英雄第一台”,旁边寫着“台主,車床錢阿定小組”,下面寫了十四行快板詩:

我們小組摆擂台, 各路英雄請上來。
拳風击倒鉗床組, 脚尖踢翻冲床閘;
电气模具裝配組, 統統把宅后头甩!

現把實力布陣勢， 哪個不服來比賽：
車速加快二千轉， 旋風切削裝起來，
再改自動進退刀， 突破指標再一倍，
保證年產八万台， 要比去年翻八翻！

也許是紅紙和燈光反射的緣故吧，錢師傅臉孔紅通通的，他帶着笑容闊步邁向大禮堂的獻禮台；後面組員們一個個生龍活虎，鳴鑼喝道，擊鼓挑戰，一直把這張紅榜高高地挂在毛主席象旁邊，才放下鑼鼓，坐到長凳上來。等他們鑼鼓一放下，雷動的掌聲，早已四起，仿佛要把屋頂也掀掉。

原來錢師傅在下午兩点多鐘回到車間后，就利用停車調工作物的時間，向二十個組員談形勢的急變，本廠的落后，以及自己要加快車速趕上先進來擺擂台的打算，讓大家心里有了個數。後來在放工時，他們也不到飯廳里吃飯，就坐在車床腳旁邊開了緊急小組會。聽說落在人家後面，車工們衣袖往上一勒，說：“追上去，人家廠里的職工能翻江，我們就能倒海！”於是合理化建議從大家腦海里挖出來。一提就有五件。毛估一下，提高產量足足一倍多。錢師傅滿有勁地說：“三個巧皮匠，湊個諸葛亮。現在我們二十個人湊起來，就有七個諸葛亮。只要動腦筋，辦法可多哪。現在我們決定加碼到八万台，同志們同意嗎？”

“同意！”大家異口同聲地回答，拍手通過。

當錢師傅勁頭十足地把這個數字送到沈廠長手里時，沈廠長很激動，不過他還是鄭重地問着說：“錢師傅，上次討論四万台指標時，你們車床組還要討救兵增援；現在是八万台，有把握嗎？”在旁邊的計劃科里的老朱，也把近視眼鏡往上一抬，解釋着說：“錢師傅，老實告訴你，中央準備在第二個五年計劃內給我廠再投資一百萬，在廠房附近再造一批廠房，添增機床設備，并增

加二百个人。这样，到1962年也只能生产十万台电动机。现在你们说今年要达到八万台，那我看是象‘四大金刚上天——悬空八只脚’哪！”

“你懂得大跃进吗？今天不是十天之前的上海啦！”钱师傅热面孔贴了冷面孔，有些火了。

“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不过大跃进要脚踏实地，不然会……”

“好啦好啦，别温吞水啦！明天还要贴你们大字报。保守思想还没整光。老实说，等这讨论，等那商量，再顾前防后，那到明年也达不到这个数字。”钱师傅听了计划科老朱的话，很不入耳，所以打断他的话，生硬地顶着他。不过为了使他信服，钱师傅还是补充了一句说：“我们没有八万台的把握，难道会开空头支票吗？”

沈厂长连忙把钱师傅按在椅子上说：“钱师傅，别发火。坐下来。你把具体的措施谈一谈吧。”沈厂长也觉得自己工作还落在群众后头，非立即赶上不可。所以他在钱师傅加快车速、改进工具的打算提出后，就大力支持。……

传达大会开始，工会主席老汪上去第一句话就这样说：“同志们，我厂落后啦……”

台下一阵骚动。有的同志为自己厂里的生产指标跳三级翻四翻还落后而不服气了。于是老汪把帽子往脑后一推，两手向台下挥动几下。台下静下来。他就把市委書記陈丕显同志和工联主席鍾民同志的发言，摘要地谈了谈，然后把二十几位代表的发言向大家简单地作了介绍。这一说，可使职工们眼睛圆睁、心头跳躍！领导的指示和别单位的先进事例，使大家鼓足了竞赛勇气。他们仿佛象上弦的箭，只要一放，就要猛烈地向前射出去。一刹那，厂中生产四万台的指标，大家都对它大大不满意了。正当大家压不住的干劲要奔腾的时候，老汪又宣读了钱师傅摆摆

台的战書，并号召大家打擂。于是大礼堂沸騰了！鉗床間同志聽說車床組保証完成八万台，揚言要拳風击倒鉗床組，这可大不服貼。他們也湊在一起开了个臨時緊急會議，决心打擂。組長金師傅一只脚踏在凳子上，刷子似的眉毛倒豎着，他說：

“同志們，难道我們鉗床組的同志，是灯草做的嗎？連人家的拳風也能击倒，这太不象話！大家表示一下吧，要不要上去打擂？要不要作社会主义的好汉？”

“打，打出比八万台更多的指标來！”二十來人几乎是同时回答。

“加几台？”金師傅銳利的目光向大家一扫，响亮地問着。

“加碼到八万五！”小許爽朗地回答。

“具体措施呢？別瞎說呀！”一个同志湊上來急急地問了一句。

“有。”小許摸出一疊揉皺了的紙头說，“我前几天就画好草圖，决定把馬达基蓋鑽眼改用多头鑽床，提高產量保險有三倍。”

于是另外几个同志也提出几件建議，表示能够加碼到八万五千台。他們正想上去打擂，哪知台上早已閃出一員彪形大汉。只見他把台上話筒拿起來放到嘴角边，有力地說：

同志們，我代表冲床組全体工人，來打下这座紙糊英雄台，來攔我們全厂的无敌擂！錢師傅他們八万台，怎能踢翻我們干劲冲天的冲床間，听我們的战書吧：

保証年產九万台，質量百分之百嶄。

打垮車床錢阿定，吃癩全厂各車間。

我們擺了无敌擂，哪个攻破算好汉！

不是空口說白話，我們也有妙計在，

一人要頂二人用，自动冲床管二台；

還要設法改模子，二道工序一道干！

电动机加碼講萬數了，有幾個科室人員伸出舌頭連說奇跡。會場內又大大騷動了。沈廠長對准話筒激動地說：“剛才沖床組組長包師傅提出九萬台，現在哪個英雄上來打擂？”他的話剛停，鉗床組金師傅正弄得不知所措時，人群中早就一齊閃出三個人來，同時奔向台上。一個是錢阿定師傅，他八萬台被打下來後，又想上去打，現在已經加碼到九萬二千台。另外兩個是裝配組組長袁大炮、電氣組的林雙木。“讓我先來！”“不，讓我先來！”大喇叭中傳出他們爭執的聲音。“你們幾萬？”裝配組袁大炮問道。“九萬五！”電氣組林雙木回答得挺响亮，連喇叭也發出了沙聲。九萬二的錢師傅一聽九萬五，話也不說默默地走下台來，不過臉上依然流露着不服的神情。這時只聽見大炮組長對電氣組說：“我們是十萬！”說到這里，大家只見大炮組長把林雙木一推，就對准話筒講起來：“同志們，我們裝配組工人听了剛才几座擂台主人的發言，很不‘窩心’（不高興、很氣人的意思）。是心里不窩心么？不，心里很窩心。因為我廠同志們在大躍進中干劲很足，問題是兩只手不窩心！我們裝配工人不甘心比別人干得慢，所以要上來打擂。下面是我們的口號。”大炮組長摸出一張小紙頭念道：

年產九萬不稀罕，我們能裝十萬台，
一步跨過大二年，要比悟空勦斗快！
采用流水作業法，螺絲改用電鑽板。
我們擂台象鐵澆，不破十萬休來談！

大炮組長這一談，可使計劃科的老朱發了呆，起初還當自己耳朵不靈呢。就這樣，你打擂，我擺擂，殺得難解難分，誰也不願

意落后、服輸。最后大家一致同意，看誰先实现保証，达到年產十萬台的每天平均產量。會議在八點鐘結束了，可是戰鬥沒有結束。大家為了不打亂白天的正常生產，決定改良工具放在晚上業餘時間進行。於是許多同志在散會後，又奔到車間里去。

耀眼的燈火又亮起來，叮叮當當的鐵錘聲重又響起來，轟隆轟隆的機器聲重又吼叫起來。錢師傅的家屬廠雖然有三十多里路，但是他堅決留下來和別的同志一起改工具。他破例地稱呼大家說：“勇士們，加快一轉車頭，就是縮短一步趕英國的路程。不實現裝配組提出的十萬台指標，我每晚都要抽出時間到車間里來義務勞動，堅決讓萬人大會的精神，在我廠開花結果，我錢阿定講出的話就作數！好啦，大家干吧！”錢師傅脫掉上衣，就拿起扳頭干起來。

車間里的大喇叭，又傳出鼓舞人心的喜訊。廣播員用那已經被一個個的捷報壓啞了的嗓子說：“各車間的戰士們，為了支持你們改工具比智慧的热潮，在最近幾天內達到年產十萬台的日產量，全部科室人員也報名參加突擊。他們提出的口號是：車間有人，科室也有人。戰士們，現在材料間有人，你們去領吧；工具間也有人，你們去借吧；還有工程師、技術員們，都到你們身邊來了，幫你們繪草圖和提供技術資料……。”

科室人員的支持，更鼓舞了大家改工具的勁頭。一個小時，兩個小時，時間很快地過去了……汗水、油污，沾髒了勇士們的臉龐。大喇叭一次次地傳出各組改工具的戰果。到十點鐘時，公方沈廠長在廣播室進行了第六次動員，要大家停工回去休息。可是許多人還不肯走。最後不得不親自到車間里去把工人們一一拉出來。錢師傅蹲在車床底下帶着要求的口吻說：“沈廠長，幫幫忙，讓我把齒輪箱裝上吧。”沈廠長望着這位年已半百的老師傅，感動得冒出眼淚。為了社會主義的事業，工人們的心血是毫不吝